

鋼院民盟整風情況

喬丕成

一、在整風中盟員鳴放情況：

鋼院黨委五月十五、十六日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對黨委工作的意見。此後在幾次教授座談會上及教研組座談會上，有些盟員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其中有些意見是片面的，有情緒的；尤以趙錫霖在五月廿五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極盡誣蔑、謾罵、惡毒、歪曲黨盟關係，並建議立即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校務委員會，成立教師聘任委員會，防復委員會，並瘋狂地主張民主黨派及工會參加黨的整風小組。趙錫霖於發出猖狂向党進攻言論的同時，還四處在教師和同學中點火，鼓動同學上街鬧事。

二、鋼院民盟整風最初階段的情況

正當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之際，民盟中央響應了黨的號召，六月十八日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通過了反右派鬥爭並開始盟內整風的決定。鋼院支部盟支委在看到報紙上發表了這一決定後，立即成立整風小組，最初因未接到市委關於小組產生的辦法的指示，因之根據盟員的意見暫成立包括全體支部委員在內的整風小組。不久收到民盟市委關於基層組織成立整風小組的暫行辦法，隨即向市委提出民盟鋼院支部整風小組名單、撤除趙錫霖參加小組的決定，於是奠定了支部整風領導的基礎。

當時支部盟員的思想是混亂的，主要表現為：（1）對支部委員會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了解為宗派的鬥爭；（2）對趙錫霖言行的反黨和反社會主義的性質認識不清，因而許多盟員對趙有溫情主義的態度；（3）部分盟員也有不正確的右派思想，右派言論和行動，因而對趙錫霖的鬥爭顯得軟弱、動搖，對其右派言行不能給予無情的打擊，不能按照盟的指示精神對趙錫霖進行鬥爭。在這一階段里，首先做的工作是統一整風小組成員及支部盟員對右派言行的嚴重性和對趙錫霖的認識。經過一段時間後，這一個目的大致是達到了。在這一階段支部通過了反右派鬥爭的決議案，和同學舉行了幾次談話會，由於同學揭發了許多趙錫霖的右派言行，對小組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三、正式進行整風

我們整風運動是七月一日開始的。在這一天的，整風小組向全院支部大會提出了檢查鋼院支部自成立以來的政治路線，明確了支部委員會內部兩條路線——正確路線與右派路線——的鬥爭。從這次會議開始，我們注意了整頓隊伍的工作，在每次開會之前先開預備會。趙錫霖開始交代，盟員、金相教研組的老師及同學們和支部盟員一起，對趙錫霖的言行做了分析和批判，並給予了無情的抨擊。前後共開了正式會十七次，其中有二次全系大會及一次全校大會。除支部全體盟員大會外，還由盟員和金相教研組及金相專業各班同學共同開會多次，對趙錫霖的右派思想和反黨言行進行了批判和揭露，在這些會議上趙錫霖的態度惡劣。一貫耍兩面派手法，避重就輕、帶帽子、開小差。在回答問題時，前後矛盾或則一口咬定毫無根據的理由，企圖掩蔽其反蘇、反黨、反人民的言行或則如蠍蟻變色，推拖打滾，最後說成是“我的印象如此”或“我想是這樣”。整風中說明趙錫霖直到現在還表現為一個比較更惡劣頑固的右派分子，對他的幫助還在進行中。

除趙錫霖外，其他盟員也開始檢查自己的右派思想和言行。

四、我們的戰果

在兩個多月的運動中，大多數盟員上了一次生動的政治課，思想覺悟向前邁了一大步。許多以前模糊的問題現在清楚了，許多體會不到的問題也有了初步的認識，大家比較團結了。但還不能說在一切問題上都搞清楚了，運動尚在繼續許多細緻的工作尚待支部全體盟員去做，相信以後在原有基礎上定會獲得更大的戰果。

問王顯祖你現在有什麼不民主；只有反革命分子才感到不民主，為什麼你要誹謗攻擊我們的民主制度呢？無怪你說“在國民黨時候人們還可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罵蔣光頭”，原來你是別有居心的，你是想召集一些豬、狗、雞、犬研究如何向党猖狂進行進攻的計劃，事實說明，你作為右派分子劉寶智的軍師，你和劉寶智已干了好多陰謀鬼計的勾當。王顯祖！我們大聲問你：你究竟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你為什麼要替葛佩琦極其反動的言論辯護，你的目的是什麼？你一定要好好交代一切問題，現在你很不老實，你別以為我反右派鬥爭已初步告一段落了，可以過關了。正告你，王顯祖！這決不允許，我們的鬥爭還沒結束，我們一定要把你追到向人民請罪投降，才願罷休！為了讓大家更清楚地看看王顯祖的真面目，現在我們將王顯祖給人民日報寫的信發表於後，供大家批駁。最後我們說明，我們把他這封信發表出來，是曾經問過王顯祖，他說：“可以發表，但不須要。”介於這種情況下就是說由我們決定，因此我們還是把它發表出來。

附王顯祖給人民日報的信：

讀了葛佩琦的發言

和傅賢隨的信以後

我覺得葛佩琦先生能夠毫不掩飾的談出自己對黨的看法，大膽暴露自己的思想，這是好的。因為它對幫助黨整風來講還是能收到一定的“聞者足戒”的作用的。它也為對今後進行思想工作提供了一些嚴重的根據。而且，我認為他的這些觀點決不會為大多數知識分子所接受或甚至引起共鳴。相反的是引起了反感，即使對於敵人來說，我們也不必掩飾在我們隊伍里還有極少數具有象葛先生這樣思想的人。我們也不怕敵人借此造謠來中傷我們，因為我們偉大的成就是最有力的。

我這樣籠統地說葛先生的錯誤思想，一定不能使葛先生心服，那麼，問題就在怎樣才能使葛先生以及其他有和葛先生一樣想法的人（雖然是極少數）真正的而不口頭上的認識自己的錯誤，這不但需要經過充份的說道理。而且還需要一段時間通過葛先生自己的思維和體驗。因此，我覺得傅賢隨的信似乎顯得激動了一些，比如不贊成肅反運動就不一定不贊成肅反，對共產黨“三心二意”並不一定對祖國“三心二意”，我舉這些例子並不是同意葛先生的論點，我只是以此說明傅先生不夠冷靜而已。

我完全同意傅先生對鳴放的看法，不同意見的爭論絕不是“收”，絕不是應該因此而影響爭鳴，而且我覺得人民日報如果真的有象傅先生所說的怕人誤會是在“收”了的顧慮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問題在於“心平氣和”的“以理服人”。如果說過去在思想問題上曾犯過粗暴對待的錯誤是由於當時階級鬥爭的尖銳和複雜，那麼，在新形勢下就更該吸取教訓了。

容易理解，當自己敬愛的親人受到過份的不恰當的責難的心境有時是難抑制的，然而，激動又有什麼好處呢？它只能使得某些人的看法和想法更掩蔽一些。它不利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我覺得最近人民日報有時顯得有點沉不住氣了，比如龍雲先生發言的標題就不大好，雖然我對龍雲先生的發言也有意見，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它應該體現出象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中那種大氣磅礴堅定沉着的风度，精辟分析充份說理的魔力。在我們學校里也有類似的情形，一幅大字報的內容本來是錯誤的，但反對它的都是以斥責的不友好的口吻，有時反而引起反感。

我的意見是：鳴放得好不僅表現在大膽陳言上，更重要的是要培養適宜於“爭”鳴的氣氛，即友誼地禮貌地，不要還沒有交鋒就傷了和氣。因為它終究是內部的矛盾。無數革命先烈的熱血才贏得了民主的權利，我們還要好好地學習着過着這得來不易的民主生活。

右派分子王顯祖給人民日報寫信的目的何在？

力學、壓力加工教研組

右派分子葛佩琦的反動言論激起了廣大人民極大的憤怒，大家都向報社寫信聲討葛佩琦。可是在鋼院的右派分子王顯祖，他看了傅賢隨反擊葛佩琦的文章後，却立即給人民日報寫信，以愛護的心情為葛佩琦打抱不平，同時也把人民日報教訓一番。現在我們看看王顯祖給人民日報的信和平時的言行，很明顯的告訴大家，王顯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右派分子。

王顯祖把葛佩琦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說成是“因為它對幫助黨整風來講還是能收到一定的‘聞者足戒’的作用的。”試問王顯祖，一個要共產黨下台要殺共產黨人的人，他難道還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嗎？你是站在什麼立場上來說葛佩琦是幫助黨整風的？還說要我們“聞者足戒”呢！顯然，王顯祖是為葛佩琦叫冤，是別有居心的。例如他在給人民日報的信中說：“傅賢隨的信似乎顯得激動了一些”，還要我們“心平氣和的以理服人”，他的意思也就是說，我們對那些要殺共產黨人的人要心平氣和。王顯祖覺得這樣為葛佩琦辯護還不夠，接着又向人民日報大肆攻擊說：“我覺得人民日報有時顯得有點沉不住氣了，比如龍雲先生發言的標題就不大好……應該體現出象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中那樣大氣磅礴堅定沉着的风度……”。王顯祖，收起你那罪惡的“寶劍”罷，毛主席幾曾說過對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可以不予堅決的反擊；難道說人民日報批判反革命言論是沉不住氣嗎？古語說“打在兒身，痛在娘心”，我們認為沉不住氣的只有你這人民的敵人！

你應該明白，反革命的言論不是“言者無罪”而是言之有罪，你為什麼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有深厚的感情而引起共鳴呢。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王顯祖自己說“對整風

運動興趣很大，”的實質是什麼。他認為我黨黨委都是農民出身，在階級鬥爭中還行，可是進了城就不行了，特別在高等學校里應該有高等知識，我們學校領導都是按照上級排定辦事，經不起問幾個為什麼。所以他說：“在我們學校里只要課程表排好，工友打打鐘，我們去上課，我就味不出黨的領導”；又說“象王慕林之類只能下鄉種田”，因此他對相三同學說：“根本的問題，是辦學問題只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办好學校。”這種謬論和劉景芳的內行人治校要想把黨趕出高等學校是一模一樣的。他和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和劉景芳要黨退出高等學校是異曲同工的。

王顯祖在給人民日報的信中又說：“比如不贊成肅反運動就不一定不贊成肅反。”我們認為運動是指群眾性的，但王顯祖對群眾的看法怎樣呢？他說：“群眾運動總是有偏差的。”我們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論時他却反咬一口說：“你們都是胡扯。”王顯祖是不是贊成肅反呢？剝開他的皮來看，他認為成績是主要缺點是次要這是值得懷疑的；他又認為中央估計的百分比太高，所以容易造成偏差。他還認為胡風三批材料不足以說明胡風是反革命，這就是王顯祖的猙獰面目，他完全是站在反動立場上來說話的；他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是沒有區別的。

王顯祖在信中又說：“對共產黨三心二意並不一定對祖國三心二意。”我們不禁要問：王顯祖心目中的祖國是我們偉大的新中國呢，還是台灣的“自由”中國呢？你這說法和葛佩琦說的“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有什麼區別呢？在信的最后，王顯祖“教訓”似的說：“我們還好好學習着過着得來不易的民主生活。”請

揭開“六月社”的反動內幕

“短笛報”編輯部

一、“六月”的前前後後

“六月社”打着“幫黨整風”的美名，曾在我院活躍一時。現在讓我們來揭開“六月社”的反動內幕。

兩員右派大將

只有先介紹兩個人的來歷，才能弄清“六月”出生的原因。他們是“六月”的締造和把持者，社長和總編輯，我院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王桂興和李慰貽。

整風期間，王桂興借“于樹德事件”，使用歪曲和捏造事實的伎倆，興風作浪，煽動群眾，打擊領導威信。成立了向黨進攻的第一個所謂群眾組織——臭名昭著的“正義”委員會。

王桂興怀着“過去他們整我們，現在該我們整他們”的反黨情緒，明目張膽的發表了大量右派言論，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污蔑黨員和積極分子，暗地里大肆活動，公開到各處點火。他是推翻團支部委員會陰謀活動的積極倡導者和煽動者。

李慰貽以胡風走卒的面目在肅反時就和我們認識了。他長期以來，對黨怀着強烈不滿情緒。整風期間玩弄兩面派陰險的手法，向黨展開了瘋狂的進攻。他是“正義”委員會的命名人，是“正義委員會宣言”的作者。在這篇“宣言”里，言詞激昂，號召群眾行動起來，伸張“正義”，和黨委鬧對立。

李慰貽對肅反抱有特殊的反感，趁整風之際，上書黨委企圖翻案。在機四全體大會上以被“損害者”的身分，對黨進行了惡毒的控訴。

李慰貽也是策劃團支部改選的積極分子，在一系列活動中或明或暗地暴露了他的右派面目。

就是這樣兩位熱情“幫黨整風”的右派人物，策劃了迷惑人的“六月社”。

由“晨曦”到“六月社”

整風開始後，右派分子乘機活動。一面發表右派言論；一面策劃許多冒牌群眾組織，作為向領導施加“壓力”、向黨進攻的合法工具。歪風繼續上漲，群眾漸漸認清右派真正面目。院內外“爭鳴”氣氛開始活躍。一場激烈的“大爭”即將開始。這時，一些煽動性組織相繼“沉默”。于樹德事件移交法院處理了。

王桂興利用“正義”委員會干預整風運動，領導“鳴放”的企圖遭到失敗後，便糾合李慰貽又組織了向黨進攻的另一橋頭堡壘——“六月社”。

“六月”其雛名為“晨曦”，意即影射過去黑暗。因怕過分露骨才忍痛拋棄了這一原名，從這段小插曲中，也能看到“六月社”的思想底細了。

“六月社”成立後，為了壯大聲勢，擴大影響，不斷發展組織，走訪領導，裝璜門面，尋找護身符，並且進行了一系列地下活動。他們和反動的“回音社”有密切聯繫，不僅在刊物上一唱一和、相互支持，還曾召開過編輯聯席會議，研究過協助的方針、策略。

“六月社”開始就企圖與其它院校右派組織取得聯繫，曾想把刊物寄給北大“百花學社”，爭取支持。也會用私人姓名寄給礦院和石院。從這些活動中，也能看到“六月社”的真正面貌。

兩面派手法

“六月社”首腦也意識到形勢不妙，在今天要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勾當，需要特殊的“謹慎”，需要兩面派的手法。為此，他們欲拋出“黨團領導”和“群眾基礎”兩張王牌，做為打掩護的工具。但事實是怎樣的呢？

“六月”在發刊詞和編者語中，高喊馬列主義原則，無產階級立場。不厭其煩地走訪院領導，尋求支持，數次別有用心地斷章取義地引証人民日報社論。六月社把這套堂而皇之的戲法，謂曰黨在思想上的領導。

“六月社”在向黨放了很多明槍暗箭之後，在反右派的高潮中，看風頭不妙，蓄意要求黨團來領導，以便在醜相未徹底暴露之前，隱姓埋名消匿自己罪行。實際上“六月社”是沒有任何黨團領導的右派組織，社內大權由王桂興、李慰貽把持，稿件多是編委（主要王、李）二人以幾個筆名寫的。自問自答，虛張聲

勢，群眾投稿等于零。
“六月社”並沒有群眾基礎，因此經歷了兩次垂死掙扎之後廿天就宣告壽終。

二、“六月”的傾向性

—反黨反社會主義

“客觀”立場的實質

階級鬥爭的理論和經驗告訴我們，在鬥爭中，任何人不是站在人民這邊就是站在敵人那邊，中間立場是不存在的。反右派是一場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階級鬥爭。一個刊物的傾向性也只能有兩種，即無產階級傾向或者資產階級傾向。判別它屬於那一種，要看對鮮花、毒草的態度。對於毒草，無產階級傾向的刊物是剷除它，拔掉它。對毒草採取容忍、不加可否的“客觀”態度，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傾向。至於有意識宣傳錯誤觀點、妖言惑眾、進行煽動，那就更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傾向了。“六月”就是屬於這種刊物的。所謂客觀立場既不左也不右的論調，只不過是騙人的謊言而已。

儲安平謬論的零售店

在儲安平“黨天下”的討論中，“六月”雖然承認了儲是在推銷歐美式的政治，但否認“黨天下”為反黨言論。該刊物的大部分篇幅是向來販賣儲安平的濫調，說什麼“……黨天下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是不值得吹噓的，是不能叫人民長期忍受下去的現象……”這就是“六月”對於“黨天下”的看法。

打掩護的烟幕

波瀾壯闊的反右派鬥爭展開後，“六月”到處搜羅擋箭牌，引經據典，阻撓運動前進。“六月”斷章取義地引証人民日報社論，歪曲其含意，把共產黨員對於右派進攻的奮起應戰，影射為對批評者的打擊報復。再三“告誡”群眾“反批評”要謹慎，不准為了面子而拒絕批評。

在經“六月社”全體會議討論後寫出的：“六月你往那裏去？”一文中編者指桑罵槐地訓導別人，說什麼：不同意把反批評變成無謂的爭吵，變成拒絕批評的擋箭牌，更不容許反批評變成阻礙鳴放的棒子……。這就是六月抵制反右派鬥爭的策略。

右派分子的辯護律師

“六月”假借反對“左偏激”到處阻撓反右派鬥爭。在“左偏激不是反批評”中，作者把指責劉景芳和劉寶智歪曲真理背離社會主義的大字報認為是“無道理的斥責”，“一棒子打死”，把對右派分子真正嚴詞的批駁認為是“別有用心的人身攻擊”。從這裏我們看到了“六月”是和什麼人站在一起了。

但是搖身一變，以“反右勇士”面貌出現的第三期，居然也在大評劉景芳。假的總是假的，人們不難看出：“六月”帶着惋惜的情調重復了一遍大家說過的話。對他反動思想本質的分析，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詞兒都不愿用。“六月”雖然勉強的伸出了拳頭，但只不過是虛擺一招而已。

“回音”、“六月”，一唱一和

“六月”在以“公正”姿態發表的“評回音及論壇所載一些文章”中對“鋼院黨是否一手包天”的問題，躲避正面的回答。只是抓住個別缺點，借題發揮，暗示“一手包天的局面”確實存在。正確的反批評認為是替黨的缺點做庇護。而對於“回音”污蔑黨和黨員的反動言論的批評，却顯得蒼白無力，認為僅“言之過甚”而已。

當回音已經顯露原形時候，“六月”也來了一篇“評回音社的傾向性及其動向”的長篇大論，贊揚了“回音”的反右派態度，認為“回音”過去的錯誤僅僅是受了右傾思想和右派分子的影響。

“六月”向黨放射毒箭

在“白格爾問答錄”里，作者假借對“教條主義”的批評，對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露骨的攻击，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比做非實體的偶像。把人民對於她的信仰和熱愛，認為是由于“害怕”才去“盲從”。

“六月”對於我們敬愛的領袖，鋼院黨的組織，共產黨和積極分子都進行了旁敲側擊的

諷刺和惡毒的謾罵。認為他們是“自吹自擂”，“專橫獨斷”或者“唯唯諾諾”，“人云亦云”。

總之，右派各種式樣的毒箭，從“六月”里向黨、向人民發射着。

三、結 語

“六月社”是在右派分子王桂興和李慰貽的領導與把持下，結合一些具有右傾思想的人成立的，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公開障地。很多活動表明：他們玩弄陰險的兩面派手法，一方面騙取群眾和組織的信任，一方面和院內外右派勾勾搭搭，向黨和反右派鬥爭進行着惡毒的攻击。

從“六月”里，我們看到了什麼呢？“六月”擺着一幅虛偽的面孔，採取了兩邊都罵的策略。而實際上是牢牢地站在右派分子的反動立場，成為右派分子忠實的衛道者，以小罵大幫忙的態度，對反右派鬥爭中的左派進行了放肆地抵毀和瘋狂的謾罵。

“六月”是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開路先鋒，也是掩護其撤退的能手。

“六月”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半公開半隱蔽的橋頭堡壘。對於這樣的右派的堡壘，我們要堅決地摧毀它。現在王桂興、李慰貽仍沒有認真進行思想檢查，徹底交代他們的活動。這裏需要嚴正地指出，如果他們仍不悔悟自新，那麼他們只能踏上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給邵以增的一封公開信

邵以增：

幾天來對你的右派言行已進行了批判，我們本來希望你早日認識自己的錯誤，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但是你幾次的檢查都是避重就輕、空談理論、空洞無物，要兩面手法，根本沒有從思想上去檢查，我們對你這種不老實的態度非常憤恨。邵以增，我們警告你，如果你有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回到人民的懷抱，你應當表示自己的態度，並在最短期間回答以下問題，並作深刻檢討。

一、黨 群 關 係

1. 你說你的言論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為什麼要這樣作？
2. 你為什麼想從杜起雲同志那里知道黨內秘密？知道秘密想干什么？
3. 你說黨每次開會和黨員談話都是講別人的壞話，根據何在？講了誰的壞話？
4. 你說49年以後入黨的黨員和你一樣，有那些和你一樣？又說49年以前入黨的黨員可以擺老資格，為什麼這樣誣蔑黨員？
5. 你說黨員缺乏“人”的生活，究竟你指的什麼“生活”？你又說：黨員缺乏感情，到底是什麼感情？
6. 你說對杜起雲同志看不起，為什麼？是不是僅僅對他看不起？
7. 你說你與黨有距離，原因何在？你平時對黨的看法怎樣？

二、治 校 問 題

1. 你說治校方案是臨時想起來的，是真的嗎？難道你真的事先沒有準備？
2. 你說組織機構方案曾在教務處會議上研究過，什麼時候研究過？為什麼要嫁禍于人？
3. 你的治校方案是否要取消黨的領導，思想動機怎樣？
4. 你為什麼對人事處和政治工作那樣仇視？
5. 你主張民主治校，個人有什麼企圖？
6. 你說黨委制沒有自由，我們問你要的究竟是什麼自由？
7. 你說加強行政這條線，就是削弱黨的領導？如何解釋？
8. 你說“黨政不分”“科長有職無權”，有何根據，如何解釋？

三、對反右派鬥爭的態度

1. 對二劉總是辯護，動機何在？
2. 在批判二劉時，你承認有意造成“先入為主”的空氣，為什麼要這樣作？
3. 在批判劉景芳大會後你說：“在這樣大的會上誰敢發表反面意見？”你當時的思想感情是什麼？
4. 我們對你的右派言論批判你認識如何？

魏壽崑 許丹桂 張雅琴 王新玉 王金懷
王銘西 盛根娣 強兆令 陳敦沛